

聪明泉遐想

石钟扬

今年是母校八十华诞。

八十年来，母校屡经搬迁。“迁得新居改旧颜，山清水碧景无边”，这是同宿松中学休戚与共半个多世纪的老教务主任杨惠渚先生2006年为宿松中学迁新所作的贺词，然而“故地情深别亦难，茫茫往往几悲欢”。惠渚先生也道出了几代校友的悲欢。母校何在？成为中国学子的通问。上个世纪末，漂泊数十年的百龄老人安徽才女苏雪林先生，终于跨海省亲，当她被送到挂着母校校名的陌生地，眼前无一物勾起青春记忆，老人哭了说：这不是我的母校！发展与怀旧成悖论，令人无奈。

无法梳理几代学子的母校记忆，而我们老三届记忆中的母校形象定格在鲤鱼山麓、聪明泉侧。鲤鱼山是我们课余乐园，聪明泉则是我们放飞理想的圣迹。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李白以朝廷罪臣之身，逃难宿松。宿松县令闾邱没有动用安检与政审就高规格接待李白，专筑读书台与之饮酒赋诗：二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即彼情彼景之写照。“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中华文明莫盛于唐，而盛唐的一半竟出自李白之绣口。闾令何幸？宿松何幸？因诗仙李白的落难，留下了太白书台，留下了聪明泉，留下了一脉文明之源。

宿松史上读书种子首推清代名士朱书。朱书却说，宿松本用武之地，“文章颇不甚著”。他在《仙田诗在序》中大声疾呼：“悠悠我思，百世之下，岂无人欤？”可见宿松这片土地太需要文明之泉灌溉。

闾邱与李白“二人对酌山花开”，实为政教良性互动之千古佳话。若将之演变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就当从闾邱、李白开发的聪明泉吸取智慧，来回答朱书百世之问。通检道光版《宿松县志·艺文志》收诗文数百则，其中咏赞聪明泉（我意象中太白书台与聪明泉合二而一的）竟有数十篇。“欲构新亭传旧迹，预将清月托芙蓉”，自是一种梦想，因为李白不再。“台上何书堪再读，沙塘处土或相闻”，则期待闾邱式的贤令再现，来护卫读书种子（闾邱受李白牵连，辞官退隐沙塘，故称之为处士），“人去空有台，芳华殊未歇”，让聪明泉畔文明之花永不衰败。

最令我感慨的是杨惠渚先生暮年在病榻上为太白书台修复感赋一首词：

孚玉南郊古有台，
曾经太白读书来。
劫火焚书台亦毁，
实堪哀。

刮垢磨光还旧构，
苦吟穷索出新裁。
况复人间谁似，
谪仙才。

惠渚先生是宿松现代教育的见证人。他笔下的太白书台是宿松文明变迁的浓缩版。好在历史并未如李白“我醉欲眠”地睡去，现实还在听从诗仙的招唤：明朝有意抱琴来，让聪明泉生生不息，催发智慧之花。

我虽不敏，却在聪明泉侧度过了青春最好时光，我从初中到高中在宿中待了八年之久，留下了诸多美好记忆。师恩难忘。最敢不卫生的韦文华老师（我们私下称他“韦老八”）与似有洁癖的吴一老师相映成趣，风流倜傥的石岩老师与不苟言笑的余树民似双峰对峙，唯恐学生白专的刘正明老师与唯恐学生不专的王克潜老师也能和平共处（王老生于课余给我开小灶讲诗词格律，细看我写的大字报与编的小报，唯恐上有错字病句，并不关心其观点，王老师一副老庄姿态，超然物外）。陈明老师在几何作业本上用文言一本正经地与我讨论自然辩证法，以满足学生不知天高地厚的好奇心；张敏老师似以生命做一场物理实验，告诫学子生命诚可贵……

富有贵族气质的吴宗瑚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像慈母般关怀着我，时常提醒我去掉些书生气，学会生活。终生执着于书法艺术的蒋在文老师，视我为友，诲我不倦，而今蒋老师人书俱老，扔挥毫写下“钟声悠扬”，鞭我前行。

2003年秋，我在合肥稻香楼参加纪念赵朴初学术研讨会，报到那天吃自助餐我捡菜时发现有人在打量我。回头一看是余树民老师，他教我初二语文一年，第二年即调回太湖中学任教，这次他应作为朴老故乡代表来参会的。我立即转身向余老师问好，顺口说：余老师，我们总有三十多年没见吧。没想到余老师坚定地说：不，四十一年了。周边的朋友立即惊叫：这肯定是当年的学霸，不然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余老师纠正说：当年没有学霸一说，他的确是个非常棒的学生；我教过他一年书，记得他一辈子。老师如此错爱，让我激动得不知所措。会后我给老师寄上一本拙著（《性格的命运》）和一幅字，算是一个老学生迟交的作业。

行笔至此，我想若将诗仙“二人对酌”的诗境，转换成师生关系，岂不成教学相长的美好情境，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实则教师的聪明才智去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打通聪明泉，而不是扭曲、污染甚至堵塞之，催发出智慧之花，以抵达“二人对酌山花开”之境界。



娇艳 梅方明 摄

去大佛脚下

解 良

如果乘船，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能看到乐山大佛临江危坐的全身像，大佛依峭壁凿造，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我们选择登山，至凌云山栖霞峰，一个身高1米7的人来看身高71米的大佛。从“洞天”入口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下去，凌云驾雾，走完九曲栈道才能到达大佛脚下。日近中午，广播里说因旅客爆满，从佛顶观瞻至大佛脚下需要排队三个多小时。人们接受了这个现实，心甘情愿地从排尾做起，鱼贯进入大佛左侧的栅道，加入了一眼看不到头的长蛇阵。

N字形栅道近百米长，靠近大佛左脸再折返回起点，重新走向大佛，然后通过大佛脑后一段路进入大佛右侧的N形栅栏通道，再被N个来回方能抵达“洞天”入口。栅道里肉身挨着肉身，半天才能向前蠕动几步。向前看，透过攒动的人头能看到大佛头顶。阳光很好，大佛满头螺髻泛着柔光，左耳耳轮红润。付出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后，长蛇阵仍滞游大佛左侧，一个青年受不了煎熬，翻越栅栏跳了出去，引起周遭一阵情绪上的波动。没有人说话，只有眼神交流。按广播给出的时间大家已经取得了三分之一成果，钱也花了，票也买了，不亲眼看一看大佛不是白来了吗？

午后，天气渐凉，风由暖变寒，吹乱了人的头发，却拱不动人们向前的脚步。时间在栖霞峰上缓慢流动，大佛岿然不动，目光越过江面眺望江对岸，只有左耳对着我们，听到的是钟声、鼓声和电子墙一遍遍滚动的广告语：乘坐巡艇观大佛，船票70元。

大佛坚定，排在它身边的人们也没有因船的诱惑而改弦更张，依然留在栅道里苦苦坚持。

钟与鼓，敲一次33元。有孩子在大人的鼓动下从栅道里钻出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用钟杵、鼓槌撞响了升学、健康、幸运的钟声和鼓声。

钟声和鼓声敲暗了天色，一对夫妻要赶晚上六点钟的火车，见队伍进展缓慢，进入右侧N形栅道已经将三小时用完，不停地询问周围的人时间是否来得及？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连参考题也没有，因为按广播的说法已经严重超时。这对夫妻心怀忐忑继续留在队伍里，期盼时间能让他们

如愿。在我身后有一位乡下老者站累了，孙男弟女将双肩包放在地上叫他坐。老者是笑脸，笑出豁牙，手指勾成“九”字，又交叉成“十”给孙辈看。我还以为他说自己九十岁了呢。听他说出开元元年，才确定他在说大佛。乐山大佛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开凿，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历时九十年。老者笑而不语，满脸核桃纹透出言外之意。大佛历时九十年风雨方才显露真身，尔等站几个小时又算得了什么？

太阳西沉，栅道里的身姿在暮色中变成剪影。有人背靠铁栅栏后仰，有人胳膊架在栏杆上前倾，孩子骑脖颈那一幅更突出。带孩子的年轻父母要比平时辛苦，背孩子，抱孩子，坐腰凳。孩子闹起来就用手机版《小猪佩奇》来安抚，很管用。时间超过四个多小时后，队伍还在大佛右侧折返，婴儿和幼童开始烦躁，一会要上厕所，一会要吃的，折腾得年轻的父亲一次次地从栅道跳来跳去。

人们不时地看一眼大佛，大佛始终目不斜视，也不理会周遭的喧嚣。队伍临近“洞天”入口，排队时间已经超过五个小时。太阳落到栖霞峰西面，那对赶火车的夫妻终于认定时间来不及，眼瞅着就要被放下山，却不得不遗憾地退出来，赶去了火车站。

我与二十几名旅客作为一个梯队被放行，大家迈着发酸的腿依次进入“洞天”下口。小道弯曲，盘旋而下，每落到一个平台上大家便举起手机相机咔嚓拍照，然后又像赶集一样朝下面走。173个台阶，沿途崖壁上的石刻佛龛已被暮色模糊，岩壁两侧的灯忽然间亮了，从高处照下来，人们看到大佛双手抚膝，佛光普照，仰之弥高。

我非信众，亦非临时抱佛脚。一个普通游人历经五个小时排队来到大佛脚下，望着两只可围坐上百人的佛脚，我还在想刚刚过去的五小时。

那条N来N去的栅道用时间来展示人的坚实、耐心和守约精神。没有特权，每个人必须从排尾做起，排在人后。没有插队，一双双雪亮的眼睛都是“纪检委”。五小时形成一条无言的戒律，戒掉了你有我有他也有的一些陋习，给人一份定力，让你脚踏实地，沿着佛陀的脚步走下去，留下自己的足迹。这样的五小时，值得每个人去经历，在人生不同的地方。